



我为什么如此热爱纸箱子

◆ 孙道荣

纸盒的用处，大抵就这么多。

她笑了。我不搬家，没换办公室，也不是邮寄东西。这些纸盒子，我要拿到幼儿园去的。哦，对了，朋友是幼儿园的老师。

她说，走到堆纸盒的角落，拿起一个小纸盒子，端详，捏捏四角，满意地点点头。扭头对我说，你不知道，这些纸盒子有多美。

我真没觉得这些纸盒子，有什么美的。

她说，这个纸盒子，坚硬，有型，可以做城堡。

又拿起一个小纸盒，说，这个很轻，软，安全，可塑性又大。这么好的材料，我一时都想不好拿它做什么了。

她的眼神亮亮的，感觉她眼前的，不是普通的纸盒子，而是魔法盒似的。这些我本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废旧纸盒子，成了她眼中的宝贝。

朋友笑着说，自从做了幼儿园老师，自己竟然养成了一个“收破烂”的习惯——

有一次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，打开喜糖盒，里面除了糖果、巧克力之外，还放了几根装饰性丝条，五颜六色，很漂亮。她说，看到那些丝条，她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了“狮子的发型”，也可以是“非洲人的饰品”，还可

以做成城堡上的旗帜……总之，这些漂亮的丝条，到了幼儿园，就可以成为孩子们手中变幻莫测的道具。自己一个喜糖盒子里的丝条不够，在她的请求下，同桌的人，都将喜糖盒里的丝条取出来，送给了她。

幼儿园边上有汽车修理店，门口堆了不少废旧的汽车轮胎，这些旧轮胎，已经没啥用了，就那么堆放着，成了一个又难看又危险的垃圾堆。她就去和汽修店老板商量，能不能送一点废旧的轮胎给他们。一家幼儿园，要这些旧轮胎干什么？汽修店老板很纳闷，但他还是答应了她。在同事的帮助下，她将十几个轮胎，搬进了幼儿园。五个旧轮胎，分别涂上鲜艳的蓝、黑、红、黄、绿，挂在墙上，成了奥运五环；一个轮胎，被一分为二，成了两个月牙儿，里面培了土，洒上花籽，浇水，一个星期后，冒出了嫩芽，一个月后，开花了，红的、紫的、黄的小花，星星点点，好看极了；还有几个小一点的轮胎，则成了孩子们的玩具，可以滚圈，可以对垒，还可以排排坐。

她说，那些没用的东西，薯片罐啊，包装袋啊，纸杯啊，泡沫板啊，碎绳子啊……在她眼里，都是宝贝，都可以拿到幼儿园的手工业区，成为孩子们搭建的材料。而她最喜欢的，用场

最多的，从来不会过时的，就是各种各样的纸盒子。大的，小的；硬的，软的；长的，方的，桶状的；原色的，无色的，花里胡哨的……总之，任何一个纸盒子，都特别受欢迎。它可能是城堡的外廓，也可能是动物的框架，它可能变成一个生活用具，也可能成为一个有趣的玩具。

我理解朋友的热爱，她之所以喜欢那些废旧之物，是因为它们都可以编织成孩子的一个梦想啊。

几天之后，朋友发来一组幼儿园的照片，孩子们正在做手工，其中，有一只大肚子的潜水艇，朋友说，它就是用你送的纸盒子做的。

我觉得它好可爱。



朋友来我办公室小坐，忽然眼放光芒，问，你那些纸盒子还有用吗？

她指了指堆在墙角的几个纸盒子。

那些纸盒子，堆在墙角，已经有段时间了。是直接扔了，还是卖给收破烂的，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它们。它们倒都是有来历的。那个最大的纸盒子，是我上次搬办公室时，从附近的一家超市讨来装东西用的。超市里这样的纸盒子很多，都是商品打包用的，商品上架了，纸盒子空了，没用了。我拿来搬好东西后，对我来说，它也没用了。两个小一点的纸盒子，是我网购时，包装东西的，一个是食品盒，外表印刷得花里胡哨，另一个是装书的，白板，比较硬。还有其他几个纸盒子，我记不得它们是怎么来的了。现在，它们唯一共同的特征是，空了，没用了。

我摇摇头。没用了。

她兴奋地说，那都送给我吧。

没问题。你是要搬办公室，搬家，还是邮寄东西？我能想到的，一个空



巧遇

◆ 张志松

那天，我准备去上班，急匆匆赶到公交站台，忽然发现忘了戴口罩，想返回租住的公寓楼取口罩，肯定来不及了。

我站在车门前，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对司机说：“师傅，对不起，我忘了戴口罩，急着去上班，你能不能破例让我上车？”司机听了，瞪大眼睛，说：“开什么玩笑，现在还是疫情防控时期，不戴口罩怎么行？”看到司机不肯通融，我无奈地准备离开，这时，站在司机身后的一位高大的小伙子立即朝我招了招手，说：“我这里有备用口罩，赶快上车吧。”我听了，惊喜地赶紧跳上了车。

接过口罩，我感激地对小伙子说：“谢谢，改天我一定还你几片口罩。”说着，我留意到他的额头左上方有一黑痣。他朝我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不就是一片口罩吗？花不了多少钱，不必还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不行，一定要还的。如果你今天不给我这口罩，我上班肯定会迟到，不但要扣工资，还要扣奖金，你说我能不好好地感谢你吗？”

小伙子听了，一个劲地挥手，说：“不必了”，不过我也暗下决心，如果以后遇到他，一定要加倍奉还，这样才对得起小伙子的好心。

令我失望的是，之后我每天坐公交车去上班（包里当然多备了几片新口

罩），却总是遇不到那位小伙子。每次坐公交车，我都会环顾一下车内，看看小伙子在不在，有时候过道上人挤人，我也挤进去看，生怕和小伙子擦肩而过。这样的情形，过了几个月，我仍然没有找到他。我觉得他或许回老家去了；也有可能买了爱车，每天开车上下班；当然也不排除到外地上班去了，想在公交车来个偶遇，估计比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还低。算了，不想再劳神找小伙子了，我把口罩送给那些坐公交忘了戴口罩的上班族，不也是对小伙子的行为的感恩和报答吗？

这天是礼拜天，我美美地睡了个懒觉后，推开门，忽然发现楼道口有一个高大的身影。我定睛细看，这不是我辛辛苦苦要找的那位小伙子吗？额头左上方还有一粒黑痣。

我激动地上前跟他打招呼：“我可找到你了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了。”

小伙子打量了我一下，满脸疑惑。我还一脸激动：“你忘了吗，几个月前，我坐公交车去上班，忘了戴口罩，是你给了我口罩……”小伙子听了，想了想，说：“还真有这么回事，不过，你怎么找到我这里的？”我指了指房门，说：“我就住在这，搬进来有大半年了。”小伙子听了，突然“啊”的一声，说：“我住在你对门，搬进来也有大半年了……”

冯先生鳏寡一人。原先学校教书，退休后，回到父母留下的居所。他虽多次拒绝了当年的学生明人好意，为他安排保姆，但一人独处，身体不适、行动不便时，又心有悔意。

明人在政府工作，忙碌不堪，但逢年过节常抽空来探望他，这天见他病恹恹地模样，坚持陪他上医院问诊。诊断下来，只是肠胃炎。回家路上，明人又一次提出了请保姆的建议。这回，冯先生总算答应了一半，不是住家保姆，是每天来三小时的钟点工。这于他已是一个大让步了。

冯先生要求不高不低：人要干净些，当然不只是手脚，还有衣着面相。关键还要求是淮南人，淮南是他祖籍。

费了周折，家政公司总算给他找了一个，刚从淮南来沪的新手，也没什么挑剔，就接受了。这里就简称A阿姨吧。A阿姨干了好几个月，最初她也觉得来回路上辛苦。犹豫了一些日子，竟然孜孜地连续干了快半年。这倒令人纳闷并狐疑了：这冯先生有这么大的魅力呀，莫非是非钻石但王老五的某种特质？冯先生教的是古籍修复专业，一丝不苟，人也刻板得很，想象不出他有何魔力呀。明人还未探究出个究竟，那A阿姨提出不干了，要回老家了。不过，也没看出她丝毫不悦，反而是喜不自禁的，眼光比来时闪亮，心里头也像是揣着什么乐事似的。

那天，向冯先生告辞。她握着他瘦骨嶙峋的手掌，不断致谢。身边还站着一位陌生的女子。她说这是她的闺蜜，是主动来接替她的。明人站在一旁，左思右想，有点不踏实。悄悄拨了家政公司的电话，才获悉这也是公司确认了的，一个要走，另一个来接（姑且称她为B阿姨吧），顺理成章，也令大家满意。冯先生也不计较。明人自然也不多说些什么了。问题是，三个月后，B阿姨又要走了，C阿姨，是这家家政公司的，也是淮南人，无缝衔接地又续上了。三个月后，冯先生家又换了一个阿姨，D阿姨，是他们一家公司的，当然也是淮南人。后来半年又换了两轮，走马灯似的，共六位阿姨了。明人找冯先生聊过，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冯先生说他也不明白，他觉得自己和她们相处得都挺好的，她们走时，也都对他恭敬有加，“那他们为什么要感谢您呢？”“我也不清楚呀，也许是我给她们打工的机会了。也许是……”冯先生紧闭了双眼，仿佛



冯先生和钟点工

◆ 安凉

要抓住什么记忆似的，但他睁开眼，仍是一脸茫然。他只是喃喃自语道：“难道，是我教她们烹饪淮南小吃？”

明人也跟着言语道：“淮南小吃？”

冯先生眼睛亮了：“是呀，淮南小吃特别好吃。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住过一段时间，他们是当地有名的烹饪大师，也一心要让我继承他们的手艺，经常手把手地向我传授制作诀窍。虾球你吃过的吧？”冯先生看了看明人，见他点了点头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们那叫八公山雪月银球，名称美不美？味道也是美不可言呢，虾肉要少，豆腐当家，配料也要适当，鸡肉脯和鱼肉也得时鲜的……还有牛肉汤，牛肉必须是当地的，熬煮的时间和火候，要凭视觉、味觉，也要依靠嗅觉、听觉去拿捏。”

“视觉、味觉我知道，嗅觉、听觉怎么理解？”明人被他的介绍吸引住了。

“嗅觉，直接感受这牛肉熬煮之后的香味究竟是淡还是浓了，淡了，就是煮得不烂，浓了，才到了火候。而听觉，那锅内滚沸的声音，提醒自己把握好火候……”

“没想到冯先生还是位美食家呀！”明人感慨道。

“那不敢说，小时候的记忆太深刻了，虽然这么多年没掌勺，甚至也没多品尝这些美食了，但心里头还是惦记着的。这不，你把钟点工叫来了，我食欲也上来了，就想到了这些美食，我精心指导她们烹饪，还把当年爷爷奶奶传授给我的秘

方，也向她们和盘托出了。她们走前，都掌握了至少十种美食的特制方法。说真的，她们还挺好学，最后都让我品尝到了我要的那种味道……”

春和景明。明人陪冯先生到淮南老家走了走。在一条新改造的古街上，开了好多家淮南小吃馆，顾客盈门。冯先生坚持要品尝，刚在一家店入座，前来招呼的掌柜，竟然是A阿姨。她见他们也很惊喜，还把另5个阿姨都叫了过来。原来她们在这条街，每人都开设了一家美食小吃，生意相当红火呢！冯先生，哦，冯师傅来了，她们都准备亲自下厨，分好工，每人做个菜，要让冯师傅检验。

那一桌美食，让冯先生喜笑颜开，也令明人吃了撑足了肚腹，半天碗筷不舍得放下。